

全唐文紀事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九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實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陳鴻墀纂

正俗

問曰新故交代謂之爲替何也答曰按爾雅云替廢也詩稱勿替引之傳云無替舊職皆謂不廢墜耳前人旣廢後人代之故總謂代爲替近者俗人作髣髴字訛舛妄改作頤人因以爲替代之字相承行之尋問根源莫能解說武德中余忝中書舍人專掌綸誥於時中書令密國公平原封德彝亦性愛蒼雅留心文字詔勅宣行

務合訓典舉余釐正大改違失因爾始爲替代之字自
茲已後莫不化焉

匡謬
正俗

史記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
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
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傳世者
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路爲
青雲謬矣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卽論語視
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鄙夫
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

丹鉛
總錄

右周武士護碑武后時追尊士護爲無上孝明皇帝命
李嶠爲碑文相王旦書石焉戎幕閒談載李德裕言昔
爲太原從事見公牘中有文水縣牒稱武士護墓碑元
和年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一處皆鐫去之
碑高大非人力所及未幾武元衡遇害今此碑武字最
多皆刻畫完好無訛闕者以此知小說所載事多荒誕
不可信類如此

金石錄

右唐啟母廟碑崔融撰按淮南子云禹治鴻水通輶轅

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方
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其說可謂怪矣然
漢武帝幸緱氏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列於詔書則固
已信之矣其後郭璞注山海經顏師古注漢書皆具載
其語而融又文其事於碑流俗安得不惑乎自古荒誕
之士喜爲奇詞怪說以欺世眩俗學士大夫能卓然不
惑者蓋鮮如啟母化爲石伊尹之母化爲桑事尤不經
難信然由古迄今未有非之者也嗚呼此君子所以惡

攻乎異端也歟

金石錄

筆談曰崔融爲瓦松賦不知爲木與草段成式笑之梁簡文詩依簷映昔邪成式以昔邪爲瓦松不知昔邪乃是垣衣瓦松自名昨葉何草成式亦自不識元美以昔邪爲總名諸君正不必紛紛也新刻唐詩紀事載崔融瓦松賦慙魏宮之烏悲注云未詳智按乃烏韭之訛又別錄麥冬一名烏韭

通雅

徵處士盧鴻舊傳作盧鴻一本紀新傳皆作鴻按中岳真人劉君碑云盧鴻撰今從之

資治通鑑考異

湘素雜記云史記秦始皇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

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唐陸贄松詩不羨
五株封李商隱有五松驛詩李白序謂風雨暴作五松
受職皆言五松事後惟荆公詩老松先得大夫封此爲
得之僕謂黃朝英稽考未至耳非李白之徒謬也按應
劭云秦皇逢暴雨得五松因封爲五大夫蓋當時大夫
係封五株松非一松也是以庾信終南山詩曰水奠三
川后山封五樹松五樹松在唐人前已如此言豈謂李

白等謬誤

野客叢書

集古錄李陽冰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按北齊

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俗號城隍神則唐以前

已有之

困學紀聞

鴻臚謹案閻若璩云隋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紀與儼同時經籍志鮑至撰南雍州記記云南陽城內見有蕭相國廟相傳爲城隍神記文則見通典引者

李陽冰唐書無傳宗室表無名仕不過邑宰僅於太白集見其爲唐宗室觀其上李大夫書則陽冰名也觀阮容舊居之篆則曰縉雲令李蓄豈陽冰以字行抑名蓄

者嘗有詩而陽冰書之乎冰篆入神品殘碑斷碣間筆
意翩翩後千年有人誠未易及然惟其神俊如莊周之
文大令之筆不可以法度齊之城隍祈雨碑曰字如日
巔上作山李氏三墳碑敢下作身忘歸堂燕子泉皆石
下作口修廟碑會下作甘建字從元而喜作乙若此之
類不可以陽冰之蹟尤而效之也

熊氏
經說

世傳浯溪本無浯字元結自名之恐不然也說文浯水
出琅琊靈門壺山東北入濰從水吾則浯非結之所名

也

演繁
露

爲縣丞者無不采藍田壁記語云負丞某處哦松無補

涉筆承乏皆厭爛陳言至稱丞曰藍田殊爲可笑

容齋四筆

予客長安藍田水壤一墓得退之自書薛助教誌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挾一矢石本乃指一矢爲妙語又城中有發地得小狹青石刻瘞破硯銘長安又得退之李元賓墓銘段季展書校印本無友人博陵崔宏禮賣馬葬國東門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銘云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爲哉石本乃意何爲哉益嘆石本之語妙歐陽公以下好韓氏學者皆未見之也

見開

後錄

丈人本父友之稱不必婦翁漢書匈奴傳彼天子我丈
人行是也唐人尤喜稱之杜子美上韋左丞詩曰丈人
試靜聽不聞子美之婦爲韋氏也如此者甚多柳子厚
記先友韓退之其一也至與之書乃稱退之十八丈父
友而字之者以其齒相近乎

曲洧舊聞

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丈
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已如

此

荷覺寮雜記

曹成王碑句讀差訛不可解又爲人轉易其字故愈不可解僕舊得柴慎微善本今易正之一本云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良以武岡叛柴本作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戍界本無殘字蓋虐使其將國良往戍界故良不往以武岡叛也又一本云披安三縣誅其州斬僞刺史柴本誅字作誅披音鹿非反蓋言披剝安州之三縣故以威名誅懼其州人使斬其不當爲刺史者蓋當時刺史李希烈之黨也

賴真子

退之送楊巨源歸鄉序末云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

祭於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語似不祥可見古

人臨文無所避諱若用之今時則羣唾而棄之矣徐氏筆精

五原之序當以原性爲一原道爲二原人爲三原鬼爲

四原毀爲五義門讀書記

送殷員外序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注或作殷

侯按唐人惟呼副相曰大夫當作殷侯苑本同義門讀書記

柳州羅池廟碑侯之船今兩旗度中流今風汨之若見

兩旗風又亂之有無恍惚正與下不來相貫中流豈可

泊也定從蘇本義門讀書記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幾志銘文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卅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三十并也世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春按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爲是亦是意也

餘冬序錄

李陽冰之子服之以科斗孝經貽韓退之退之又得衛宏官書二部皆古篆籀之精也退之云爲古文辭亦須略識字正謂識古字通六書意義耳

六硯齋二筆

鴻輝

謹案宣室志載泉州南山下潭水中有蛟螭爲患一夕雷電旣息石壁之上有鑿成文字十九言郡中士庶無能知者時韓愈見而識之曰詔赤黑視之鯉魚天公卑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其字則蝌蚪篆書觀此則愈於六書之學深矣

何蕃書 諸本作太學生何蕃傳方云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朱子云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辭則實傳也況有諸本可從乎愚按篇題書字蓋尙書虞書夏書史記禮書樂書之例非謂簡牘問答之書孫

樵集中有書何易于書田將軍邊事二篇與公何蕃書
一例但標題書字著之其人其事之上後人沿襲忘所
自來反以此題爲怪其實古書舊例書字皆著語末明
歸有光有崑山縣倭寇書卽其例也又如柳集有序基
序飲二篇卽古人彈琴序宴序之類今見柳集標題反
疑古題非是可乎又書與傳體不同據事直書謂之書
統紀畢生言行謂之傳此文末太學者廿年不歸者五
歲及篇末述歐陽生語皆書事體非傳體朱子嫌與前
後問答書相混亦宜從孫樵集例改爲書何蕃不宜直

定爲傳傳須統紀一生豈以現在作文年月爲限斷乎
且古無生而爲傳者圻者梓人乃皆游戲之作非史家
正體若果應作傳編書者曷不與圻者並列乃列書類
乎

讀韓
記疑

饒娥碑按魏仲兕作饒孝女碣旌其里閭不言娥死子

厚失於傳聞而史承其誤

田學
紀聞

柳文永州袁家渴書作渴音曷渴者渴也渴者遇也遇
水使不通行也柳蓋疑此渴字非古故更書爲渴而又
自爲之音曰讀當爲曷案水經穀水著千金渴之制曰

竭蓋遏穀水使東流者也其書竭正爲竭字子厚豈疑其來不古而遂以書渴爲雅也

演繁露

秦再思記異錄曰地誌慈州文城縣搔口本夏禹鑿山通河年年魚化之地也每春大魚並河西上唐人嘗敕禁采捕至仲春後有點額不化者終不過富平津浮梁孟州歲以致貢柳宗元嘗爲文刻置禹廟此蓋因地之有是魚而禹貢又有龍門之文遂從而爲之說曰過門者爲龍而其浮而自下者則是不能變化而遭退者也

演繁露

柳宗元稱陳京之文深茂古老紀事樸實不苟悅人其學推黃炎以下涉歷代暨國之故鈎引貫串舉大包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乎不可旣云京文不多見觀柳所言如是其人可知近來誌銘傳記之作惟務繁縟極力贊述苟悅子孫無取月旦旣號爲大家者尤甚致使將來賢愚莫辨信史無徵是文之大病也

兩航雜錄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子中外屬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儀凡兄弟之齒有唯無伏它以是爲衰其於匹敵卽前云願後云白而

已大厯初李贊皇賈常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
與子何人也烏有從未俗以姑息爲禮而不虞識者所
窺耶其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恒人
爲宜而在愚爲過豈不能幸歟故盡言於兄期有以相
暢耳愚長於貞元中所與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
廣坐時聞老成人之說灌注耳目斑斑然不絕如綫其
後爲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
洪州牧李常侍異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它如
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與其寮柳宗

元昌言於眾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爲宜不當
經怪衆聞听然而貽前年祇召抵京師偶故人席夔談
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於
屬卑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夔獨竊笑之而已然
猶不敢顯言詆之竊觀今之人於文章無不慕古甚者
或失於野於書疏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
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爲古文者得名聲爲今書者

無悔吝

答薛郎中
論書儀書

劉賓客文集

有相里君造作

脫

虛白亭

舊本俱脫作字而以造虛白
亭爲文不知造乃相里君之

名文苑英華九百八十一有獨孤及祭相里造文造字
公度官至河南少尹且此下皆言作亭不宜此獨言造

亭 白氏 羣書拾補
也 文集

為人上 宰相書 古者宰相取天下耳目心識為用今則專任其

兩耳一心而已矣 此二十五字宋本在古者宰相以接

閣兩段義足包括不必再 白氏 羣書拾補
贅此段疑為後人妄增入 文集

李操刃決滯書 驕 驕 有聲 釋文載眾家音不同今當

讀為翕畫朱本訛作君驕舊本有霍貌切 白氏 羣
出莊子六字宋人沿集韻所加非本有也 文集

書拾補

杜牧之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雲何龍正本元是雲字

後人傳寫之訛云未雩何龍殊爲無理杜之意蓋謂長
橋之臥波上如龍之未得雲而飛去正如蛟龍得雲雨
恐終非池中物之義若加以雩字則不惟無義兼亦錯
誤讀龍字了左傳龍見而雩注謂龍星也非龍也龍星
未見則不之雩今日未雩則龍當未見何形可見龍又
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又此賦善於用事凡作文之
法經可證史史不可證經前代史可證後代史後代不
可以證前如阿房宮賦所用事不出於秦時只煙斜霧
橫焚椒蘭也兩句尤不可及六經只以椒蘭爲香如有

椒其馨其臭如蘭蘭有國香是也楚詞亦只以椒蘭爲香如椒漿蘭膏是也沈檀龍麝等字皆出於漢西京以後詞人方引用至唐人詩文則盛引沈檀龍麝爲香而不及椒蘭矣牧此賦獨引用椒蘭是不以秦時所無之

物爲香也

學齋
佔畢

杜牧阿房宮賦長橋臥波未雩何龍吳旦生曰隱居詩話牧謂龍見而雩故用龍以比橋殊不知龍者龍星也余以隱居此辨甚確齊源師謂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曰何處龍見其色若何師曰龍星初見禮雩祭非

真龍也豈牧之文人而亦有此失耶後見洪駒父詩話
載古本是未雲何龍其義始安乃知點畫之謫相去懸
絕至此百川學海云蓋長橋之臥波上如龍之未得雲
而飛去若加以雲字則龍乃星名何有於長橋之勢哉
又潘子真詩話云曾南豐言阿房宮賦鼎璫玉石珠瑰
金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瑰當作塊蓋言秦
人視珠玉如土塊瓦礫也觀此益知雲雲之謫有自來

矣

歷代
詩話

周益公謂文苑英華賦多用員來非讀秦誓正義安知

今之云字乃員之省文

困學紀聞

鴻墀

謹案何焯云員來恐是鼎來之誤考陸長源華陽三洞景昭法師碑梁市之客員來華陽之人間出矣員作云解亦通又梁肅過舊園賦羌百歲而員居曾未幾而亂離此員字尤不可作鼎字解益證員來非誤其作鼎來者如劉禹錫答容州竇中丞書荒服之外持經鼎來未嘗誤作員來也

楊譽紙鳶賦望有塵埃謂翻形而載旆聽無音響疑避影以銜蘆吳旦生曰紙鳶童子戲郭恕先畫小童放風

鳶引線數丈以滿匹素者此也今人誤以風箏名紙鳶殊不知風箏風琴乃施之屋角觸風而鳴自諧宮商故名在梵宮塔院爲多老杜謁元元廟詩風箏吹玉柱是也高駢風箏賦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豈詠紙鳶語耶王荆公風琴詩風鐵相敲固可鳴朔方行夜響行營此乃簷前鐵馬也

歷代詩話

凡書疏表啟等文苑多與舊唐書貞觀政要太宗實錄唐會要同而新史多潤色其文頗異今亦參取楊盈川楊去盈墓誌蔣琬之譏盛元責在司空元集作允按後

漢黃琬對司空盛允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當作黃琬
盛允蔣琬乃蜀人也于邵送趙評事赴東都序身田身
筐之貢身疑作耳古文厥字見廣韻玉篇

文苑英華辨證

凡前人用韻有兩音而不可輒改者如吳鈞酬別詩云
云又如朱休駕幸太學賦各呈材而切磋唐韻磋七過
反而或改作效課楊濤蟻穿九曲珠賦乍見規行之迂
唐韻迂於武反迴曲貌而一本疑平聲不協韻改作迂
尤非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文苑英華辨證

凡字有本之前人不可移易者如趙昂攻玉賦匪瑕匪

全唐文紀事

卷八十九

古

穢寧有於吾欺穢一本作劇按春秋繁露玉至清而不蔽其惡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則穢字是權德輿李國貞碑人命將泛乃用漢食貨志大命將泛泛方勇反覆也而集文作沈此類當以文苑爲正

文苑英
華辨證

前人用事元自舛誤而文苑有襲之者如樊晦階賦憶趙妃之嬌妒窮漢武之寵慾昭陽特起麗飾繁縟砌卸黃金階闔白玉按漢成帝爲趙昭儀居昭陽舍砌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則非漢武也又陳后長信獨遭棄

捐塵駁紫薛庭鋪綠錢望金屋而魂絕對玉階而愁連
按漢武帝陳后退處長門宮卽非長信而成帝班婕妤
共養太后長信宮作賦自傷曰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
萋兮綠草生賦中正指此事則非陳后也常袞賀曰當
蝕不蝕表同道相遇當作過則聞昭子之對左傳梓慎曰
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則非昭子皮曰休相解上善出於
性若文王在母不憂重耳弱不好弄左傳夷吾弱不好
弄則非重耳白居易祭烏江十五兄文冉求斯疾論語
伯牛有疾子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名耕則非冉

求此類恐作者之誤

文苑英華辨證

凡用事有人名與他本異不可輕改者如皇甫湜醉賦
劉靈作酒德頌按文選酒德頌五臣注臧榮緒晉書劉
靈字伯倫顏延之五君詠劉靈善閉關文中子劉靈古
之閉關人也語林天生劉靈以酒爲名並作靈而唐太
宗晉書本傳作伶故他書通用伶字盧肇觀雙柘枝舞
賦燕趙慙妍威嬙掩嫫按戰國策晉文公得南威三日
不朝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莊子毛嬙麗人之所美
也或乃改威作嬪裴度諸葛亮祠堂碑故州平心與元

直神交謂亮與崔州平徐庶友善也

庶字元直

而文粹以故

作荆孫遜王敬從碑昔萬石君建陵侯皆以訥言敏行
稱爲長者謂石奮衛綰也而或以建陵侯作建慶權德
輿容州刺史戴叔倫誌西晉則有司農遂遂字安邱位
至大司農處士遠之弟也而集以遂作遠此類當以文

苑爲正

文苑英華辨證

杜甫南郊賦屏玉軟以蠖畧按甘泉賦蠖畧蕤綬蠖於
鑊反正言車馬之狀而集作蠖畧非李德裕瑞橘賦霜
飛文囿文囿者文王之囿也而集作天囿白居易射中

正鵠賦且無聲而有聞聞雖訓問而集徑作問杜甫少年行臨軒下馬坐人牀而集作臨街傾銀注玉驚人眼而集作注瓦皆是後人所改也白居易進士策問第二道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雷一發而蟄蟲蘇勾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爲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爲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爲白也大矣斯豈辱身者

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爲直也大矣斯豈屈已者乎詳上下文斯語極爲允當而印行集本卻於辱身屈已之上各添一不字但欲與不齊不約相應而忘其淺陋今別白言之以見印本經後人添改大率類此益知舊書之可信也又衣食之源策求靡萍於中陵植橘柚於江北靡萍見左思魏都賦尋靡萍於中達五臣注靡流也而集本無靡字柚字楚辭天問靡萍九衢孫翊文詞雅麗策反支通奏甲夜觀書反支日不受章疏見後漢而一本作及晨通奏未詳孰是李德裕上尊

號玉冊文寬底劇之罪劇誅見周禮司烜氏注又漢書
述哀紀底劇鼎臣而集作虔劉元稹授趙宗儒太常卿
制肇自清廟逮子還宮贊導法儀踰於四百俛伏趨數
訖無尤違趨數見禮記其行也趨趨以數讀作促速而
集作趨數孫樵書田將軍邊事大入成都門其三门作
兩句讀而文粹集本乃削其三门三字止云大入成都
門遂不成文陸襄誅心符屈倅見離騷經倅直以身亡
而或作屈仕白居易趙郡李公家廟碑李氏南祖此李
紳也唐宰相世系表紳本趙郡李氏有南祖西祖東祖

而集以南作宗梁肅獨孤常州行狀孔文子以敏而好
學爲文公叔發以恤衛國凶饑爲惠公叔拔一名發見
禮記注而集作公叔發廩皇甫湜韓愈行狀五爲侍郎
謂愈初遷刑侍貶潮移袁入於國子祭酒改兵侍使鎮
州迴轉吏侍改京尹與李紳不協改兵侍因自辨後爲
吏侍凡五爲侍郎也而集本乃作位爲侍郎以上並當
以文苑爲正

文苑英
華辨證

其有原本脫逸而文苑因而襲之者如徐彥伯題李適
碑陰詩序云人三章章八句合一十五章據此當有五

人名氏其詩每名三章今止有徐詩二章嚴峻

字挺之以字行

諫安福門酺樂表與舊史所載同但三不可舊史作四不可四不可作五不可既有五不可卻無三不可一段而新史亦以爲陳五不可疑脫一段杜牧沈傳師行狀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三歲轉爲此下諸本並同疑有脫文按舊史傳師出爲湖南入爲尙書右丞出爲洪州轉宣州此皆可疑而亦可闕者也

文苑英華辨證

其有他本原誤文苑因而襲之者如杜佑省官議晉太元六年省七百餘員按晉武帝以乙酉歲受禪年號太

始凡十年至乙未歲改元咸寧又至庚子改元太康元年始滅吳而荀勗傳所載議省州縣半吏在咸甯之後通鑑亦書於咸寧之五年今通典作晉太元六年且有吳國尚在之語所謂太元乃東晉孝武年號非晉初之武帝佑不應爾疑雕印時誤指太始爲太元且又不及咸寧而新唐書作佑傳本傳同亦襲其誤耳鄭薰移顏魯公詩記魯公由刑部尙書貶夷陵郡別駕大厯六年又以前秩轉廬陵郡道出宣州之溧水縣經古烈士左伯桃墓下作詩一首洎大中丁丑歲八十七年矣按魯公

以永泰二年丙午二月貶峽州別駕旬餘改吉州司馬
六月次江州之廬山有東西林題名必以秋至吉是年
十一月改元大厯故次年丁未十月公遊青原寺題名
便稱大厯二年又明年戊申五月移撫州刺史己酉庚
戌皆在官六年辛亥閏三月代到而四月書麻姑壇記
猶以撫州繫銜今於文集及石刻攷之是歲八月次上
元縣乃自撫歸京時也上元與溧水爲鄰邑今皆隸昇
州當時溧水則隸宣城公題詩烈士墓在六年或是此
時與記合然謂公由刑部尙書貶夷陵大厯六年又以

前秩轉廬陵郡道出溧水薰唐人不應謬誤如此

文苑英華

辨證

其有與史全異所當攷者如劉洎論太子初立請尊賢

學表

一作請太子尊賢重道書

竊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

本求內助防微慎遠之慮固非羣下所測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周未延一士愚謂內旣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將謂陛下重內而輕外也此段貞觀政要唐會要新舊唐書通鑑並無惟文苑有之會要云武德九年立中山王承乾爲太子貞觀十三年黃

門侍郎劉洎上疏云云上遂敕洎令與岑文本馬周遞
日往東宮與太子談論政要云貞觀十八年大帝初立
爲皇太子尙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居寢殿之
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云云太宗乃令洎
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太子談論按太子承乾
以貞觀十七年廢遂立晉王爲太子二唐書通鑑皆載
洎書於立晉王爲太子之後今云監撫二周則與政要
所書貞觀十八年相近而會要所載武德九年及至貞
觀十三年則相遠矣

若以貞觀九年高祖命太子監國至十三年亦與二周相遠

又

書云古之太子問安而退異宮而處今太子一侍天闈
動移旬朔此以諫太子居寢殿之側新史高宗紀云太
宗嘗命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以非所好願得奉至尊
居膝下太宗大喜乃營寢殿側爲別院使太子居之則
與政要合會要以爲承乾恐非于邵爲楊炎請冊皇太
子第二表高祖義甯二年五月卽位六月立建成爲皇
太子太宗武德九年八月卽位十月立中山王爲
皇太子高宗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卽位七月立陳王爲
皇太子按二唐書及會要高宗永徽三年七月立陳王

忠爲皇太子非貞觀二十三年也然詳此表上下文意
皆謂祖宗卽位之年便立太子故云六月卽位七月立
皇太子于邵爲楊炎作表去高宗未遠不應與唐書會
要牴牾如此

文苑英
華辨證

全唐文紀事卷八十九終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

原任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寶錄館提調

武英殿協修

陳鴻儒

拾遺一

鑰鐵作鏡辟大旱清泉虔祈甘霖感魅孽當茲驚破膽
服之疫癘莫能犯雙龍嘯畧垂長領回祿睢肝威早斂

武德鐵
鏡銘

鴻堀

謹案鏡背有武德壬午年造辟邪華鑰鐵鏡十

二字

先人宰陝之芮城縣一村落皆李氏蓋唐之遺族高祖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

一

微時嘗居其地有故宅基民收高祖詔書十數紙皆免

賦役事每云不得欺壓百姓余舊有錄本近失去

聞見後錄

右唐昭陵刻石文太宗爲文德皇后立歐陽詢書其文
具載於太宗實錄金石刻已磨滅故世頗罕傳其畧可
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水馬寓人有形而已
欲使盜賊息心存亡無異又云俯視漢家諸陵猶如蟻
蛭皆被穿窬今營此陵制度卑狹用功省少望與天地
相畢永無後患其言非不丁甯切至也然竟不能免溫
韜之禍太宗英武聰明過人甚遠而於此眷眷不忘何

哉以此知死生之際能超然無累者賢哲之所難也又
云國家府藏皆在目前與在陵內何異其詞尤陋得無
爲後世達士所笑乎

金石錄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
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
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
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
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閣中神詩先輩亦不能
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容齋隨筆

長兄伯聲云昔至澠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

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斲歐陽詢書

西溪叢話

默啜無信下有口和心叛句今復蹈前跡上有吉凶之
驗皆可汗所見二句不追往咎上有但取來情句

賜突厥書

綱目分注拾遺

杜淹文中子世家二子長福郊少福時龔氏本載前述
長子福獎劉禹錫撰王質碑云文中子福祚福祚生勉
勉生怡生潛質潛之季子爲諫議大夫給事中終宣歙
觀察使唐書有傳福時之子見於文藝傳者勔勦勃助

勅勸書此以補世家之缺

困學紀聞

鴻臚

謹案楊炯王勃集序兄勔及勳弟助及勳王勃與契苾將軍書謹遣舍弟勔今文藝傳有助勸而無勳當必有誤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於丙午秋經郭社村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有云揮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案舊唐書

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
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
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
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唐郭君碑跋

曝書亭集

此表文苑英華不載見明錢孫保求赤影鈔宋本周易
注疏首今所傳梓本皆無之故備載於此元本半葉九
行十七字其勅字唐人皆作勅今并提行皆仍之以不
失其舊惟宋人避諱缺筆之處今皆改寫正字

長孫無忌五經

正義
表
羣書拾補

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昔人謂廣平鐵石
心腸乃能宛轉作此賦昔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豈
後人效之乎俱錄於後以俟識者考焉又一篇序曰憶
深山大川斷石長巖蘭芳幽秋草落巖霜一氣頓枯萬
物閉藏天地不色而豔根荜逞寒而芳雪霜之間特然
梅花孤香高標入眼激俗子因作而賦之曰雲寒草死
兮萬根荜之不芳風栗冽兮冰生水鄉山瘦兮月小天
空兮水光落片景之冥鴻照疎枝之夕陽矧無人兮霜
封霧鎖挺孤獨兮瘦節貞香忍屈於靈均之手沈灑於

煙雨之鄉實不老於鼎鼐渴若迎於酒漿一花一藥一
詩一觴汎蹤蹟於杳冥餐孤芳而翱翔吟吐字而不俗
延淡墨而意長啐啄肺腑剔摩胃腸香太極而不古名
涔谿而逾揚何石醜而與齊何松怪而與剛落孤景而
不沈薦清芬於冥芒流春水而潺潺振深冰而浪浪度
笛聲於遠關寫孤梗於吟腔幽谷兮磔磔春風兮蒼蒼
蠡黃蛙粉飛飛雙雙臭發不死寸心未荒棘草深兮榛
蕪籬落虛而淒涼信芳杜之羞顏委薰蕕之並傷日月
見古人心行藏念此幽特情兮可忘奏古騷於絕響託

微興之將將分姑山之逸游遣回僊於吟龐予信發於此時將永歌而長望案姑山回僊二語不知何謂若曰和靖種梅孤山則是宋時事若指回僊爲洞賓則洞賓唐末人也相去懸隔恐非是儻必執此二事則此賦必他人作矣

隱居通議

鴻臚

謹案周密癸辛雜識云廣平梅花賦不傳近徐子方以江右所刊者出觀其文猥陋非惟不類唐人亦全不成語周密所見未知卽此篇否惟是來盛傳之本卽係贗作故此篇亦過而存之

吾家舊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許厚七分背文精古有

銘其畧曰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淑麗則常端聖

淑字名少空有並后之象明皇八月五日生也始置誕

節名千秋節方鎮進鏡若紫絲承露囊此幾是耶

畫墁錄

京山見一唐宮鏡鏡有銘作楷書銘云寫月非夜疑冰

不寒影含真鹿文瑩翔鸞粉壁交映珠簾對看潛窺聖

淑麗則常端

露書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翦伏羲將扶大

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

西溪叢話

唐李祕監琴銘十字特奇古李陽冰小篆惟見於此琴
在太常昔陳儀爲協律郎嘗出以示客余因摹其書今
琴入禁中故世以其書賢也沈存中書曰南溟島上得
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斲爲此琴且
謂琴材欲輕鬆脆滑木堅如石可以製琴所未諭也觀
此是括未嘗見琴其銘亦不盡見也今銘曰以爲臨岳
等此豈爲琴材者耶或曰琴之臨岳何據曰昔孫綽云
同風臨岳刈飾流離成公綏亦曰臨岳則齊州之丹林
顏黃門曰琴首更絃者名臨岳琴必以堅木藉絃欲其

不刻入也世人既不見琴而銘又少得傳括以其書行

於世則余不得不辨

琴銘廣川書跋

祥符二年八月選知水者減汴口水勢圖上利害四年

十月白波發運判官史瑩言尋古碑請於汜水孤柏嶺

下緣南岸山趾開汴口以均水勢上以圖付楊守遵同

經度內臣閻承翰請於下流開減水四道以防汜濫從

之瑩議寢

瑩所上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碑云正觀中文皇帝命洛州長史李傑勅塹鑿山隨

山導水連隄以決浪醺河以延濤或言此之溝洫無異涓涔一葦則浮巨艦則膠乃起渠口琢石爲門剡木爲

閘費廣造塞皇帝疇咨俾乂命范公爲開鑿使張公介

焉召水工審地勢調五州數萬卒疏疆畫分荷鋪如雲

人百其力舉鼓弗闔平塘成滄

玉海

夷岸成壩植以柳杞揭以杠梁
右唐郭知運碑蘇頌撰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說文唐書
知運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乂而蘇張二公所爲碑
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無英乂歐陽公
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闕漏尙或有之
英乂嘗爲西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家
而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缺其子孫
莫可究其孰失余案代宗實錄云英乂知運季子而元
載所爲英乂墓碑亦云隴右節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

然則英父爲知運子無疑又案英父碑云公以天寶二載筮仕蓋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碑所載諸子皆已有名位英父時方孩幼且未從仕故碑不載爾余又嘗得徐浩所爲英傑碑有云移孝於忠二葉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碑傳闕漏者尙多不獨此三人而已

金石錄

案碑云

闕

窺大寶不利王室已成禍梯元宗

闕

然提劍

而起公實勇

闕

此卽傳稱先天中預誅蕭岑等事碑載

車駕幸三山宮有二鵬食鹿又云飲霸而片雲徐下壯

六軍而增氣呼萬歲以動天此似從幸狩獵等事而兩傳皆不書碑文又泐不能得其詳也

高力士金石萃

編

李氏三昆季墳記於曜卿春卿載其有平日集獨叔卿缺然至於卒句云更不敢而止頗疑其碑不全屢於好古刻君子求觀其所藏無有後獲全盛得所藏舊本於叔卿卒章更不敢之下乃有十數字刻畫爛斑尚可識其字止云有文集若干卷遂與三卿同始知墨本以字

漫減量工惜紙墨耳

寶刻叢編

張司馬無可考唐藝文志亦無此書名乃知當世歸然巨帙不轉盼間化爲冷風卽名人之序不過木蘭之櫝

而已

張說洛州張司馬集序

四六法海

李白上宣唐鴻猷一篇卽本傳所謂召見金鑾殿奏頌

一篇者也今集中闕

因學紀聞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劍南節度副大使張敬中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

爲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議者諉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啓之也

容齋

隨筆

元載請百官奏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煩多所言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其可否真卿上疏云云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下有然林甫雖擅權羣臣有不咨宰相輒奏事者則託以他事陰中傷之猶不敢明令百司奏事皆先白宰相也陛下倘不蚤寤云云載欲壅蔽朝廷端君

擅政其爲林甫無疑然詳味疏末數言抉剔明盡則元載之奸又有甚於林甫者分註刪之何也

綱目分注拾遺

某自邕角聞先祖少傅言家舊有唐朝告敕數卷乃上柱國銑揚州六合縣主簿連制書二通幅縫舛脫字多漫滅至有零落壞甚不可識讀則去之而取其可以編次者命工裝爲一卷題曰張氏唐朝制書唐人善筆札觀此書墨跡一一可愛又郭尙父李司空賈元靖皆元勳重望而蘇頲笑徐亦一時勝流列名其上自乾元至今傳四百餘年開卷一讀如見乎其人竦然生敬開寶

初南唐違命侯猶未歸朝方欲調兵旅拒而遠祖嘗以
衣冠戶攜是書免充軍名卷末有二徐署銜卽鉉錯兄

弟也

題祖
誥

華陽集

令狐彰爲開府儀同三司元載爲集賢殿崇文館大學
士修國史彰在滑州有開河之功而唐書二人傳皆不

載

題令狐彰
開河碑

文定集

薛稷蒲州汾陰人坐法左遷稍轉黜令今有薛公祠廣
德二年所立其文可辨者贊賦平而邑里有革苦麻息

而山谷知謹云

新安志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

十

紹興二十九年常州澄清觀先是隔湖有物湧出波濤
寺觀爭取之莫能得澄清試以香花迎之則凌波而上
有唐廣德二年九月戊午河東薛泚之銘曰上德願而
鑄洪鐘仙聖祐而人天從霜朝聞而窈窕月夜聽而邕
容蓮生花而清淨頂銜繞於盤龍響上聞於天外聲下
徹於九重庶長空於鬼獄魔屏跡而潛蹤其象鐸其量
勺不石不播不忤不鬱臍當其腹杵不臨唇重幾百鈞
禁中日伺其鳴爲興膳節童行專任撞擊母先時母不
及三期錫以度牒聲徹九重之銘始驗

隨隱漫錄

有士人攜一古琴其名曰冰清斷紋鱗皴制作奇崛識
與不識皆謂數百年物腹有銘稱晉陵子題銘曰卓哉
斯器樂惟至正音清韻高月苦風勁璫餘神爽泛絕機
靜雪夜敲冰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
豈獨知政又書大厯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斲
鳳沼內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程史
相國鄴侯家傳唐亳州刺史李肇撰述其父泌之事迹
起天寶被召中間遷謫迄貞元中終於相位其所論著
甚悉然與唐史小異文字亦有不倫次者蓋肇以罪繫

獄謂其將死則先人之嘉謀密議遂不得傳因得廢紙
敗筆於獄吏以成其藁且戒家人令求大手筆別加潤
色後亦不果今崇文本第一至第五總五卷尤爲疎畧
大類抄節臣以私本校正凡增補數萬言以充定本云

題鄴侯
家傳後
魏公題跋

胡氏雜記云紹興間淮人有得唐碑一段乃羅珣爲壽
州日所立者考新唐書羅珣傳但嘗爲廬州刺史不聞
爲壽州疑別一人僕得權文公所著羅珣墓志考之珣
嘗刺廬壽二州自壽以治行第一就加御史中丞入爲

司農卿京兆尹今唐書但言自廬州再遷京尹亦不聞
中丞司農之除其疏鹵如此珣表表循吏所紀尙且如
此況其他乎故僕每觀人文集與夫碑刻所以深致意
於稽考者正以此又如碑言珣爲廬日强家占田而寢
人無告鄉校廢落而冗吏猥多病者舍醫事淫祀公皆
去其弊而傳但言珣爲廬日民間病者舍醫禱淫祀下
令止之可謂舍其大而言其細者又考合肥志亦曰珣

爲廬江七年遷壽陽

野客叢書

建炎二年廬陵城頽圯太守楊淵興役修治之掘土數

全唐文紀事

卷九十

士

尺得一石函中有朽骨旁有一鏡役工方聚觀或以告
淵淵令取鏡洗而視之其背有文曰唐興元之初仲春
中巳日吾季愛子役築於廬陵殞於西壘之垠未卜窆
於他所就瘞於西壘之巔吾卜斯土後當火德九五之
間世衰道敗喪亂之時浙梁相繼章貢邦昌之日吾子
亦復出於是邦東平鳩工決使吾季愛子聽命於水府
矣京兆逸公深甫記淵覽而異之急遣問石函所在則
役夫以爲不祥棄之於江矣

獨醒
雜志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緘題其間標爲獨孤

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州溫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邱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聞斷雁夜浦送歸人醲麗間遠之外文句窈窕悽惻比頃來所示者才又加等但吟誦歎詠大談於吳中文人耳又云昨見送梁侍御六韻清麗妍雅妙絕今時掩映風騷吟詠不足案第五琦乃聚斂之臣不以文稱而獨孤獎重之如此觀表出十字誠爲佳句乃知唐人工詩者多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容齋
三筆

姚鉉集唐人所爲古賦樂章歌詩贊頌碑銘文論箴表
傳錄書序凡百卷名文粹予在開封時得唐潭州刺史
張登文集一策三卷權文公爲序其畧曰如求居寄別
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倘有繼昭
明之爲者斯不可遺也然觀文粹並不編載由是知姚
亦有未見者

塵史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
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
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

張中

丞傳

昌黎文集

後序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
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翱作傳而此
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李翱集後

集古錄

有懷春賦恐非退之作其間有數語如春草生兮靡靡
寒日暖其不光眸子瞭以揚靈沈若秋旻之滅氛芙蓉
豔紅日以明漪微睇凝愁清陽婉以增秀紅靨麗而不
豐乍斂態以自持紛予懷之不理蘭若芳兮河之干欲
往從之路漫漫又說琴云慘幽抑以蕭寥昶冷音於弱

指又吐芳言之銛密發心曲之多思奄光流而響寂悅
風雨之蕭然又後亭聯句云雨霽松竹醒皆佳語也

五百五

家注昌黎昌黎先生別集

李漢於韓退之不曰子婿曰門人云退之詩文漢所類
也如革華傳類本無之趙璘因話錄云才命論稱張燕
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侍郎佛骨詩稱鄭司
徒皆後人所誣其詞至鄙淺則革華傳非退之作明甚
予謂凡李漢所不錄今日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
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劉夢得云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
云又云柳子厚卒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
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
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
傳則漢之所失亦多矣

聞見後錄

李漢編韓退之文自謂收遺文無所墜柳子厚天說云
韓愈謂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云
云劉禹錫集序云韓愈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
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蔡崔不足多也二

說集中俱無之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誥至
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其居掖垣掌詞命蓋踰年矣今
漢之所編制誥之辭絕無惟外集有崔羣除戶部侍郎
一制而已是則豈可謂之無所失墜耶

雲谷
雜紀

吾戴吾頭來矣下有甲者愕因論曰常侍負若屬耶副
元帥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晞出秀實讓之云
云悍卒恃常侍兼特副元帥段公之言不惟破其所恃
而又使之有顧畏之心以此諭甲者可謂適合體要矣
分註但存讓晞語非是

綱目分
注拾遺

碑載宿州歲侍僕射府君廬於員外府之墓左則宿與
父子華並守墓矣而傳文惟言子華廬親墓有靈芝白
兔蓋史畧也

馮宿碑

授堂金石跋

馮墀

謹案碑又云嘗一旦天助十萬錢於我家故鄉

人號爲孝馮家亦兩傳所未載

經藏院在寺東廡經之帙尾有曰貞元十三年寫者經
藏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朝
請郎試太常寺協律郎李肇撰畧曰元和四年雲間僧
靈澈流竄而歸棲泊此山將去言於江南西道觀察使

武陽公韋公丹章之夫人蘭陵蕭氏卒嘗有服珥之資
買田荊州收其租入以奉檀施至是取之益以已俸卽
洪州鈔膳而致之仍建堂殿又命浮槎寺僧義彤以至
祕藏會昌之厄僧道深竊藏之石室後寺復而經出然
亡失者過半僧正言稍補之大中十二年武陽之子宙
復世廉察因施錢再作堂宇仍誌其事故有韋丹章宙
烏咸通八年刺史苗紳有二韋寫真贊紳宙之外孫也

廬山

記

應諸色裁損下有不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句楊瑒之意

重在明經進士今省司奏限兩科及第之數而流外諸色煩雜如故故特別白言之刪下句不了原疏抑揚本

旨

限明經進士及第之數

綱目分注拾遺

唐衢文世罕傳者余家集錄千卷唐賢之文十居七八

而衢文祇獲此爾然其氣格不俗亦足佳也

唐陽武復縣記

集古錄

明清家有續皇王寶運錄一書凡十卷王景彝家所藏印識存焉多敘唐中葉以後事至於詔令文檄悉備唐史新舊二書之闕文也但殊乏文華所恨宋景文歐陽

文忠諸公未曾見之如昭洗王涯等七家之詔亦見是

書也

揮塵
後錄

全唐文紀事卷九十終